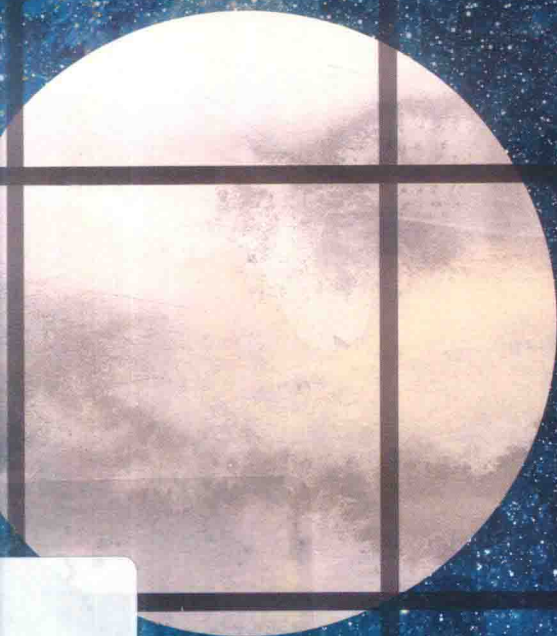


# 1084

BOOK1 4月~6月

村上春树



南海出版公司

# 1Q84

A Novel

BOOK1 4月~6月

[日] 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南海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1Q84. BOOK1 : 4月-6月 / (日) 村上春树著 ; 施小  
炜译. — 2版. — 海口 : 南海出版公司, 2018.6  
ISBN 978-7-5442-9289-4

I. ①1… II. ①村… ②施… III. ①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74319号

1Q84 BOOK 1 (4月-6月)

〔日〕村上春树 著

施小炜 译

出 版 南海出版公司 (0898)66568511  
海口市海秀中路51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  
发 行 新经典发行有限公司  
电话(010)68423599 邮箱 editor@readinglife.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责任编辑 翟明明 张 苓

装帧设计 韩 笑

内文制作 田晓波

印 刷 北京盛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12.5  
字 数 312千  
版 次 2010年5月第1版 2018年6月第2版  
印 次 2018年6月第44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2-9289-4  
定 价 49.6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发邮件至 zhiliang@readinglife.com

## 村上春树

日本作家。生于 1949 年。29 岁开始写作，处女作《且听风吟》获日本群像新人奖。1987 年出版《挪威的森林》。2009 年出版《1Q84》，被誉为“新千年日本文学的里程碑”，获每日出版文化奖、新风奖。写作之余，热衷翻译英语文学、跑步、爵士乐等。

## 施小炜

翻译家、学者，旅日多年。译有《老师的提包》《1Q84》《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天黑以后》《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等。

## 村上春树作品

- 01 当我谈跑步时，我谈些什么
- 02 1Q84 BOOK1
- 03 1Q84 BOOK2
- 04 1Q84 BOOK3
- 05 天黑以后
- 06 悉尼！
- 07 无比芜杂的心绪. 村上春树杂文集
- 08 眠
- 09 碎片，令人怀念的1980年代
- 10 没有色彩的多崎作和他的巡礼之年
- 11 与小泽征尔共度的午后音乐时光
- 12 大萝卜和难挑的鳄梨. 村上Radio
- 13 袭击面包店
- 14 爱吃沙拉的狮子. 村上Radio
- 15 图书馆奇谈
- 16 毛茸茸
- 17 我的职业是小说家
- 18 假如真有时光机

责任编辑：翟明明 张 苓

装帧设计：韩 笑

这是巴纳姆与贝利的马戏世界，  
一切都假得透顶，  
但如果你相信我，  
假将成真。

*It's a Barnum and Bailey world,  
Just as phony as it can be,  
But it wouldn't be make-believe  
If you believed in me.*

***It's Only a Paper Moon***  
*(E. Y. Harburg & Harold Arlen)*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30-2009-230

1Q84 Book 1 by Haruki Murakami

Copyright © 2009 Haruki Murakam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Publishing Co., Ltd., Tokyo.

Chinese (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 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Haruki Murakami,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ll rights reserved



## 目录

Contents

- |     |      |    |              |
|-----|------|----|--------------|
| 1   | 第1章  | 青豆 | 不要被外表迷惑      |
| 14  | 第2章  | 天吾 | 另有主意         |
| 33  | 第3章  | 青豆 | 几个被改变的事实     |
| 48  | 第4章  | 天吾 | 假如你希望这样      |
| 66  | 第5章  | 青豆 | 需要专业技能与训练的职业 |
| 80  | 第6章  | 天吾 | 我们要去很远的地方吗?  |
| 95  | 第7章  | 青豆 | 静静地，别惊动了蝴蝶   |
| 111 | 第8章  | 天吾 | 到陌生的地方去见陌生的人 |
| 128 | 第9章  | 青豆 | 风景变了，规则变了    |
| 141 | 第10章 | 天吾 | 真正的流血革命      |
| 161 | 第11章 | 青豆 | 肉体才是人的神殿     |
| 179 | 第12章 | 天吾 | 愿你的国降临       |



- 195 第 13 章 青豆 天生的受害者
- 213 第 14 章 天吾 几乎所有读者都从未见过的东西
- 229 第 15 章 青豆 像给气球装上锚一样牢固
- 249 第 16 章 天吾 能让你喜欢，我很高兴
- 266 第 17 章 青豆 无论我们幸福还是不幸
- 285 第 18 章 天吾 老大哥已经没有戏了
- 302 第 19 章 青豆 分担秘密的女人们
- 316 第 20 章 天吾 可怜的吉利亚克人
- 334 第 21 章 青豆 不管试着逃到多么遥远的地方
- 347 第 22 章 天吾 时间能以扭曲的形态前进
- 361 第 23 章 青豆 这不过是个开端
- 376 第 24 章 天吾 并非这里的世界意义何在

## 第1章 青豆

### 不要被外表迷惑

出租车的收音机里播放着调频台的古典音乐。曲目是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坐在卷入交通拥堵的出租车里听似乎不太合适。司机好像也没有热心欣赏。那中年司机紧闭着嘴，仿佛老练的渔夫立在船头看着不祥的海潮交汇，只是凝望着前方排成长龙的车阵。青豆深深地靠在后座上，轻合双眼，聆听音乐。

只听个开头，就能一口说出这是雅纳切克《小交响曲》的人，世间究竟有多少？恐怕在“非常少”和“几乎没有”之间。不知为何，青豆居然做到了。

雅纳切克在一九二六年创作了这支小型交响乐，开篇的主题本是为某次运动会谱写的开场鼓号曲。青豆想象着一九二六年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一次世界大战终结，人们终于从哈布斯堡王朝的长期统治下解放出来，在咖啡馆畅饮比尔森啤酒，制造冷酷而现实的机关枪，尽情享受造访中欧的短暂和平。两年前，弗兰茨·卡夫卡在失意中辞世。过不了多久，希特勒就会从某个角落窜出来，吞噬这个小巧的美丽国度，但当时谁也不知道即将面临这样的灭顶之灾。历

史向人类昭示的最重要的命题，也许就是“当时，谁也不知道将来会发生什么”。青豆一面聆听音乐，一面想象拂过波西米亚平原的悠缓的风，反复想着历史应有的形态。

一九二六年，大正天皇驾崩，改元昭和。在日本，一个暗无天日、令人生厌的时代将拉开帷幕。现代主义和民主主义的间奏不久曲终人散，法西斯主义即将横行世间。

历史像体育一样，是青豆的爱好之一。她不怎么看小说，但如果是和历史有关的书，她却甘之如饴。历史让她觉得称心的，是一切事实基本都和特定的年号及场所相连。记忆历史年号，对她来说不算难事。即使不死记硬背那些数字，只要把握各类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年号就会自动浮现出来。在初中和高中，青豆的历史考试总是全班最高分。每当看见有人烦恼记不住历史年号，青豆便觉得不可思议。这么简单的事怎么就做不到呢？

青豆是她的真实姓氏。她的祖父是福岛县人，在那个地处山区、不知是小镇还是小村的地方，据说真有好几家姓青豆的人。但她还没去过那里。早在她出生之前，父亲就和老家断绝了关系。母亲一方也同样。因此青豆一次也没见过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她几乎从不旅行，但偶尔也有出门在外的机会，她便养成了习惯，翻阅酒店里的电话号码簿，查找有没有姓青豆的人家。但拥有青豆这个姓氏的，在迄今为止她到访的任何一座城市任何一个乡镇里，连一个人也没找到。每一次，她都觉得自己仿佛是个孤独的漂泊者，被孤零零地抛弃在汪洋大海中。

她一直觉得自我介绍很麻烦。每次她说出姓名，对方就用奇怪或困惑的眼光注视着她。青豆女士？是的。青色的青豆子的豆，青、豆。在公司供职时不得不带着名片，于是烦心的事更多。递上名片，对方接过去注视片刻，简直像出其不意地收到一份报丧的讣告。打电话时

报上名字，有时对方竟哧哧地笑出声来。在政府机关办事或在医院候诊，她被喊到名字时，人们便抬起头，想看看这位姓青豆的人究竟长了一副怎样的面孔。

不时有人弄错，喊她“毛豆女士”。她也被人喊过“蚕豆女士”。每次她都订正说：“不，不是毛豆（或不是蚕豆），是青豆。不过像倒是挺像的。”对方便苦笑着道歉，说：“哎呀，这个姓可真少见。”在这三十年的人生中，究竟听过多少次同样的台词？为了这个姓氏，曾经多少次遭人调侃？如果不是生来就姓这个，我的人生也许是另一番光景。如果是那种到处都有的姓，比如说佐藤、田中或铃木什么的，我也许会度过更轻松的人生，能用更宽容的目光审视世界。也许。

青豆闭上眼睛，倾听音乐，让管乐齐奏的美丽声音沁入脑海中。忽然意识到一件事：作为出租车上的收音机，这音质好得过分。播放的音量很轻，音质却浑厚，泛音清晰可辨。她睁开眼，探身向前，看着镶在仪表板上的立体音响。机器通体漆黑，自豪地发出柔润的光泽。虽然看不出制造商，但看外表便知道是高档货。上面有许多旋钮，绿色数字高雅地浮现在表盘上。大概是最高档的机器，普通的出租车不会装这样豪华的音响设备。

青豆重新扫视车内。自从坐进来就在想心事，所以没有留意，这辆车怎么看都不像普通的出租车。内部装潢质地优良，座位也十分舒适。而且车内非常静寂，隔音性能优越，外部噪音几乎透不进来，简直像坐在加了隔音装置的录音棚里。大概是辆私人出租车吧。这类司机有些不惜在装备上花钱。她微微转动眼睛，寻找营业执照，却没看到。但这不像无照黑车，安装着正规的计程器，准确地记录着车费，显示为两千一百五十元。写着司机姓名的营业执照却无处可寻。

“这辆车不错，安静极了。”青豆朝着司机的后背搭讪道，“这

是什么车？”

“丰田的皇冠皇家沙龙。”司机简洁地回答。

“音乐听得很清楚。”

“这种车很安静。这也是我选它的理由。论隔音，丰田拥有世界上数一数二的技术。”

青豆点点头，再次靠在后座上。司机的说话方式让人心存疑惑。他常常把重要的东西留下一些不说透彻。比方说（只是比方），丰田车就隔音而言无懈可击，但其他某个方面就不无问题啦。话虽然说完了，却留下了余意未尽的块状的小小沉默。在狭窄的车厢内，那小块像虚构的小云朵般飘来飘去，害得青豆总是心绪不宁。

“果然安静。”她像要驱走那小云朵似的开口说道，“立体声音响好像也相当高级。”

“买的时候，需要决断。”司机说，那口气就像退役的参谋在谈论过去的战役，“不过您瞧，干我们这行的，得整天待在车子里，所以想听听音质尽可能好的东西。而且……”

青豆等待着下文，但没有下文。她再次合眼聆听音乐。雅纳切克是什么人，青豆并不知道。不论怎样，恐怕他没有想到自己谱写的乐曲会在一九八四年的东京，在极为拥堵的首都高速公路上，在丰田皇冠皇家沙龙安静的车厢内被某个人听到。

可是，我怎么能一下就听出这音乐是雅纳切克的《小交响曲》呢？青豆觉得奇怪。而且，我怎么知道这支曲子是谱于一九二六年的呢？她并不是个古典音乐迷，对雅纳切克也没有特别的私人记忆。但听见这支乐曲起首的一节，各种相关知识便条件反射般在刹那间浮上脑际，就像一群鸟儿从大开的窗口飞进了房间。这音乐还带给青豆一种很像“扭绞”的奇妙感觉。没有痛楚和不快，只是感觉身体所有的组织似乎在一点点被物理性地拧干。青豆莫名其妙：难道是《小交

响曲》把这不可理喻的感觉带给我的？

“雅纳切克。”青豆半是无意识地脱口而出，一出口便后悔了：这话不该说出来的。

“您说什么？”

“雅纳切克。写这支曲子的人。”

“我不知道这个名字。”

“是个捷克的作曲家。”青豆说。

“哦？”司机似乎很钦佩。

“您这是私人出租车吗？”青豆有意转换了话题。

“是的。”司机说，然后顿了一顿，“我一个人干。这辆车是第二辆啦。”

“座位坐着很舒服。”

“谢谢您。不过，这位客人，”司机微微扭过头来，说，“您是不是有急事？”

“我和人约好在涩谷见面，才请您走首都高速公路。”

“您约好几点钟见面？”

“四点半。”青豆说。

“现在是三点四十五分。这样可能会来不及。”

“会堵得那么严重吗？”

“看样子前方好像出车祸了。这不是普通的堵车，从刚才起几乎一点也没动过。”

这位司机为什么不听听收音机里的交通信息呢？青豆觉得奇怪。高速公路陷入了毁灭性的拥堵状态，寸步难移。一般来说，出租车司机这种时候应该调准频率收听广播呀。

“您不听交通广播就知道吗？”青豆问。

“交通广播根本不能信。”司机说，声音听上去似乎有些空漠，

“那东西有一半是假话。道路公团<sup>①</sup>只播放对他们有利的消息。此时此刻地真正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只能靠自己的眼睛去观察，靠自己的脑袋去判断。”

“根据您的判断，这堵车一时半会儿解决不了？”

“一时半会儿不可能吧。”司机静静地点头，“我敢保证。一旦堵得这么严实，首都高速就是地狱。您的约会很重要吗？”

青豆想了一下。“嗯。非常重要。是去和客户会面。”

“那可有点麻烦。对不起——您大概要来不及啦。”

司机说着，仿佛在缓解肌肉的僵硬，轻微地转转脖子。后颈的皱纹像太古的生物般动了动。青豆不无意地望着这个动作，忽然想起挎包底部那尖细锐利的物体，手心微微渗出了汗。

“那么，我该怎么办呢？”

“没有办法。这里是首都高速公路，到下一个出口前我们无计可施。你不可能像在普通的路上那样，在这里下车，赶到最近的车站坐电车过去。”

“下一个出口在哪儿？”

“池尻。弄不好得一直开到傍晚，才能到那儿呢。”

一直开到傍晚？青豆想象着自己在这辆出租车里一直被关到傍晚的情形。雅纳切克的曲子还在继续。加了弱音器的弦乐器仿佛要消除亢奋的情绪一般挤上前来。刚才那种扭绞感已经平息了许多。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青豆在砧附近坐上出租车，从用贺驶上首都高速公路三号线。开始车流很顺畅，但快到三轩茶屋时忽然开始堵车，不久就几乎一动不

---

<sup>①</sup>即首都高速道路公团，负责东京及周边地区的高速公路的建设与管理。（无特殊说明，全书均为译注。）

动了。下行线畅通无阻，只有上行线悲剧性地停滞不前。下午三点后通常不是三号线上行线的拥堵时段，青豆才让司机走首都高速公路的。

“在高速公路上，等待时间不会另外收费。”司机对着后视镜说，“您不用担心车费。不过要是耽误了您的约会，是不是不太好？”

“当然不好啦，但不是说无计可施吗？”

司机瞟了一眼后视镜中青豆的脸。他戴着淡色的太阳镜。由于光线原因，青豆窥探不出他的表情。

“这个嘛，办法倒不是一点也没有。只不过稍有点出格，是个非常手段——从这儿也可以坐电车去涩谷。”

“非常手段？”

“这个办法有点不方便在人前说出来。”

青豆一言不发，眯起眼睛等待下文。

“您瞧，前边不是有块紧急停车用的空地吗？”司机指着前方说，“就是那儿，竖着块埃索大招牌的地方。”

青豆凝神望去，看见在双车道的左侧，辟出一块用来停放故障车辆的空地。首都高速公路没有路肩，所以随处设有这种紧急避难场所，附设黄色的紧急电话亭，可以和高速公路事务所联络。此刻这块空地上一辆车子也没停。紧挨着反向车道，路旁的楼顶上有一块大大的埃索石油广告牌，一只笑容满面的老虎手握加油管。

“其实呢，那儿有一段阶梯，供人走到下边的地上。遇到火灾或大地震，驾驶员就可以弃车逃生，从那儿爬下去。平时，维修道路的工人就从那儿爬上爬下。利用那个走下去的话，不远处有一个私铁东急线车站。坐上电车，很快就能赶到涩谷。”

“首都高速上居然有避难阶梯，我还真不知道。”青豆说。

“一般人几乎都不知道。”



“但现在又不是紧急事态，随便去爬那个阶梯，会不会惹出什么麻烦来？”

司机顿了一顿。“是啊，道路公团的详细规则是怎么规定的，我也不清楚。但这样做并不会给别人带来不便，大概可以容忍吧。况且那种地方又没有人站岗。道路公团尽管员工很多，但真正干活的人少得可怜。他们就是凭这个名扬天下的嘛。”

“那阶梯是什么样的？”

“这个嘛，和火灾的逃生梯很像。喏，就是那种老式楼房背面常常能看到的梯子。并不是特别危险。大概有三层楼那么高吧，不算难爬。入口处倒是有一道栅栏，但不高，只要您想翻，一下子就能翻过去。”

“您自己爬过那个阶梯吗？”

没有回答。司机只是在后视镜中淡淡一笑。那是寓意无穷的微笑。

“总之，您自己决定。”司机和着音乐节奏，用指尖轻轻地叩击着方向盘，说，“坐在这儿，悠闲地欣赏音质上佳的音乐，对我来说是没关系的。反正再怎么努力，咱们也不可能脱身。到了这个份上，就只能听天由命啦。我只是说，如果您有急事，也不是没有非常手段。”

青豆微微皱起眉，看了一眼手表，然后抬头望着周围的汽车。右边有一辆蒙着白乎乎一层薄尘的黑色三菱帕杰罗。坐在副驾驶座的年轻男子打开车窗，百无聊赖地抽着烟。他一头长发，晒得黑黑的，身穿深红防风外衣。货厢里装着好几块肮脏的冲浪板。再往前停着一辆灰色的萨博九〇〇，有颜色的玻璃窗关得严严实实，看不出里边坐的是什么人。车蜡打得锃亮，走近了足以映出人脸。

青豆乘坐的出租车前边，是一辆后保险杠瘪下去的练马区车牌的红色铃木奥拓。一位年轻的母亲手握方向盘，幼小的孩子无聊地站在座位上扭来扭去。母亲似乎很不耐烦地在警告孩子，隔着玻璃窗可以读出她的唇型。这光景和十分钟前一模一样。在这十分钟内，车子恐